

怀念袁鹰

李辉



袁鹰像纪念卡

熟悉袁鹰先生的人，习惯地喊他“老田”。“袁鹰”是他的笔名，文坛上以散文而著称，一般人反而不知道他的本名——田钟洛。

在我熟悉的人中间，袁鹰恐怕是最慈祥、善良、宽厚的长者。他有是非，有见识，但他为人敦厚，从未见过他让人当面下不了台。

这是一种涵养，一种风度，是岁月磨炼出的一种功夫。我永远也做不到，也学不会。

“你应该写本回忆录。”我曾向袁鹰建议。

他说：“我想想看。”过些日子，他说他接受我的建议，可以动笔写。我期盼着从他笔下读出旧时风雨。

早读过他所写的不少怀人忆旧的文章。他在许多描写故人的笔墨中，或多或少放进了他个人的人生痕迹。读他所写的关于邓拓的报告文学《玉碎》，便深受他心底充溢的历史沧桑感的触动。邓拓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时，袁鹰是报社文艺部的负责人之一，他在《玉碎》中写进了对老领导的认识与理解，还有自己的历史反思。

后来，又读到 he 写人民日报同事林淡秋、袁水拍、陈笑雨的文章。其中勾画出的历史与人生命运的复杂性、不可知性，令人读后怅然良久。我深信，他的经历还有着更多更值得写出来的内容。

也许是种巧合，似乎在一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，年轻的他就为自己晚年的形态勾画了一幅人生素描。19岁那年他写过一篇散文《泥河》，其句式、风格近似于当时文坛颇为流行的何其芳、丽尼、陆蠡的散文，甚至还带有萧乾《梦之谷》中的抒情韵味。

他写道：“也曾独自徘徊在陋巷里，一

记忆

——编者

个人去咀嚼孤独的果子，随意里沉默得有如古昔的黄昏，爬墙虎在高墙上微微地摆动，那些古旧的宅第，就如一些俯仰身世的老年人，在落寞阴暗里显得低回欲绝了。轻轻地，我听着自己的脚步声！”

写下这些文字是在1943年，距今很遥远了。年轻的他倾听着自己的脚步声，想象着俯仰身世的老人，谁知仿佛转眼间，自己便是俯仰身世的老人，在那里倾听年轻脚步声的回响了。

看得出，他对这篇《泥河》十分偏爱，故在将自己16岁到20岁之间写于抗战期间上海“孤岛”的作品结集出版时，用“泥河”来作书名。在我看来，细读他的这些作品，不难发现，作为一个文人的许多情怀，其实早早地在里面流露出来了。“日子原是一条污浊的泥河”，是年轻的他对生活的一种描述。

但这样的比喻绝不幼稚和浅薄，相反，却有着极为深沉的人生内涵。对于他，在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之后，想必仍然认同于这一最初的比喻。或者，用“日子原是一条流淌的泥河”也许更为贴切。

袁鹰把自己晚年的书斋起名为“未了斋”，是受一副大雄宝殿楹联的启发。该楹联为：“世外人法无定法，然后知非法法也；天下事了犹未了，何妨以不了了之。”他说他悟出了其中的禅机。

在他看来，“了犹未了”实在蕴含着朴素的真理。“了”是相对的、暂时的，“未了”才是绝对的、永恒的。对于他，生活与创作从来都“未了”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：“对个人来说，最好的选择莫过于安下心来，利用未了的剩余时光，继续做未了的事。”

有这种心态，我想，他的一生才是有滋有味。

随笔

全是闲笔

车前子

我写作，当然有想法，有山水。最为根本的一点，也是谋生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我对写作充满感恩。所以我写这么多，像俗话所说，回报。

感恩是一种病，我一天不写些东西，全身难过。写作过程就是我的服药之际？膏丸丹散，各式俱全。从谋生出发，慢慢地有了想法和山水。觉得其中境界不仅仅是要活下去，还要活得好。活下去是谋生，活得好是想法。那么山水呢？气象，雄心，不一而足。

只是这全是闲笔。

一眨眼，我就44岁了，全是闲笔，全是闲笔而已。

那日我在湖边，湖水蓝如烟，它会冲淡，它会消失的。身后是个菜园子，种着萝卜和青菜。暮冬早春的青菜甘甜绵软，因为水汽少。水是能淡不能浓的尤物。刚才我到湖边小路，看到几个稻草垛，同行的说，再不看就看不到了。

此刻，田野寂静，大人们过年过累，只有小孩还保持着精力。

也是疲倦的，我们几个出来聚餐，阳光很好哦，湖水蓝如烟，也是疲倦的。

去年下半年，我迷恋起小品写

作。有时候我觉得小品是浓缩的一篇散文，有时候我觉得小品是放大的一首诗歌，有时候我觉得小品是在散文与诗歌之间的一个凉亭，风过去，雨过去，心情留下来。有时候我觉得小品是在散文与诗歌这山水之间的一个凉亭，大江纵横，群峰纵横，日光纵横，月色纵横，草木纵横，众生纵横……凉亭翼然，飘飘欲仙。好的小品都有一股子仙气。也不是如此。前几天我写《喝杨梅酒的青年之七》，想写组诗，像画家不停地画静物，训练一座石膏像和几只苹果。《喝杨梅酒的青年之七》的最后一句：有昨日的人才有美。

我想到这句诗，突然对小品有肌肤相亲之感。小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像我写诗二三十年，若要谈诗，从何谈起！我只能说写作即意会。一个写作者，写作过程中游刃有余，而一旦谈论起写作又捉襟见肘，我相信这是好写作者。口若悬河滴水不漏谈论写作的写作者，我一方面很是敬仰，另一方面我也会写诗。

菜园子的草棚檐下挂着咸鸡咸肉咸鱼，日子过得不错。我老觉得他们过得比我好，这是我的豁达大度之处。

心语

适合退休的告白

介子平

40年的职业生涯行将结束，办公室属于自己的物什越来越少，或分送同事，或带回家中。离开单位，心理上的不适，可以预见，盘整状态，有长有短，因人而异，如我这般对世俗时有反叛的散漫之人，久不愿兼佣酒保式被使唤，料是一场汪洋自肆、随心所欲的解脱。未必留恋，惯性使然，无奈还得规划自己的余年。

舍难就易，力所能及，旅行大致是最为庸常的想法。年轻时耽于山水，好游成癖，甚而成痴，然时空限制，世事纷扰，远游未必成行，山水之癖也不会轻易改变。同频同道之人为友，以友为友，结伴而行，趁兴去做，万不可缓，一缓腿脚便不再灵便。倒是可以让旅途慢些，以补看窗外的风景。天补者，观日望月，吹风沐雨；地补者，散步游泳，登山踏青。

用眼睛收藏世界，用大脑收藏书籍。一个人的精神发育过程，即一个人的阅读史。听到桑塔格“最有价值的阅读是重读”一句，不禁莞尔，曾经的重读，出于无书可读，如今的重读，

一半源于怀旧，一半源于再解。风日晴美，净几明窗，即便随读随忘，也是一番满足。阅读红利，不等于阅读功利，已然成为终生相依的习惯。

郎朗说：“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，这个音乐就失去了意义”，人生何不然，高潮过后，繁华尽阅，总要归于平淡。“不喜欢任何人，想念每一个人”，塞林格道出了现代人的普遍心态。离职的第一件事，是将电脑初始化，并退出工作群，至于散伙饭，婉言谢绝，实在不喜欢这种难免伤感的告别方式。

“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来；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”，徐志摩《再别康桥》中的这句，适合退休时的告白；“他选择留下对她的回忆，所以他回头看了她。他做的不是情爱的选择，而是诗意的选择”，法国电影《燃烧女子的肖像》中的这段，也适合。

退休后最好不要再称谓原先职务，残脂剩粉，有碍大雅，叫王兄李兄为佳，叫老王老李也可。再辉煌的过去，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，一切都是过往云烟。

连载

5

李骏虎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《文明叶脉——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》节选

得“鲁班”奖和“詹天佑”奖，是国家4A级景区。在山西沿黄4市19个县（市）份中，晋南的运城4A级景区最多，有9家。其中4家在永济市，分别为鹳雀楼、普救寺、五老峰、神潭大峡谷4个景区。从人文含金量、历史影响力和自然环

境、建筑艺术上来看，都够条件创建5A级景区，尤其鹳雀楼雄踞黄河岸边，登楼远眺时，当年王之涣所见之远山白日大河奔流的景象就在眼前。自然挟裹着历史尘烟和人文情怀，是黄河蕴含的，中华文化精神的最好写照，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发展前景，应该成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代表性文化景区。

一种精神：黄河大合唱

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高度的文化自信。黄河，曾经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给予中华儿女不屈的抗争精神。涵养过辉煌的华夏文明的母亲河，同样赋予了中华民族风雷激荡的壮志。1938年，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东渡黄河去往吕梁山根据地，在山西吉县黄河段目睹了壶口瀑布的惊涛骇浪，真是个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大河

呼啸如万马奔腾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。黄河上的奇观、唯一的黄色大瀑布震撼着光未然的感官和心灵，这不正是中华民族的恢宏气势和磅礴力量的精神写照吗！在水雾弥漫中，光未然看到风浪搏斗中，不屈不挠，砥砺前行，内心更加的震动，直到回到延安都久久不能平静，奋笔写下一组朗诵诗《黄河吟》。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回国来到延安，看望病床上的光未然，听他讲述了黄河壶口瀑布的壮丽奇景，朗诵了《黄河吟》，当即产生了灵感和共鸣，抱病创作完成了8个乐章的音乐史诗《黄河大合唱》。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，这首《黄河大合唱》引起全国各党派、各个阶层的巨大共鸣，更是激发了前线战士为国牺牲和后方民众如火如荼的斗争。

随笔